

沫若小說戲曲集

落葉

上海光華書局刊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六版



版權所有

每冊實價大洋四角
外埠另加郵費二分半

落葉

這是去年三月間的事體了。

這一天晚上我正在校對一篇印刷稿的時候，靜安寺路的S病院裏有電話傳來友人洪師武君要叫我去和他見面，並且叫我立刻就去。

我接到這個電話的時候，驚喜得出自意外。五六年來連下落也不知道的洪師武君，竟公然和我同住上海，這使我始終是疑在夢裏的。

師武本是嶺南人，他在日本和我同過七年的學，我們同時進大學的預科，同時進大學的本科，

並且同是學的醫學。不過他的醫學剛好學滿兩年便沒有繼續下去，並且無端地隱匿了起來，五六年來我連他的生死存亡也不知道了。

如此長久不見的好友依然經意地同寓在一個地方，並且要求我往病院去和他相見。我在未見他之前，我的想像馳騁起來了。我想他一定是現在的S醫院的院長，他從日本輟學之後，一定是跑到歐洲大陸去潛修了幾年，他一定是在最近的期間內纔跑回國來的，我一心很祝賀我友人的成功，但同時也不免起了些怨意。我覺得他要到西洋留學，竟那樣行蹤詭密地，未免也太看不起朋友了。

我心裏爲種種的追懷，欣慕，乃至怨意所充滿着。但這種心緒的底流不消說自然是歡樂的情調。我自己雖是學醫不成，近來愈見沉溺於文學，但我的友人有能在醫界上做了一個成功者的，豈不是把我的一部分替我表現了嗎？我自從接了他的電話之後，便把手中的事情一概丟掉，立地跑去看他。

但是我的想像結局是把我欺騙了。我所想像

的醫界的成功者，大醫院的院長，却是肺結核第三期的患者，而且是病在垂危的了。

啊，那場悲哀的對面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。

我到了S病院，問明了他是經入院的一位重病患者，我在二層樓上的一間病室裏發現了他。他是睡在床上的，假使他不是急切地抬起半身來向我招呼，假使不是他的眼睛，黑得令人可怕的眼睛，還保留着五六年前的溫暖的友誼，我是怎麼也不會把他再認出的。

他看見了我，因為很興奮地起動了一下的原故，立地便嗆咳起來，把他土色的面孔也喀成了赭紅，又接連吐了好幾口紅痰，好容易又纔安定下去了。

他這症狀一眼看來便可以知道是得了肺癆，而且我在病歷牌上明明看見有“Tbc”三字，這便是醫生慣用的 Tuberculosis (結核) 的縮語了。這位醫生我覺得不免有些過於疏忽。患着肺癆的人被人向他說明是肺癆，這是一種最殘酷的宣告。這位醫生，他雖然用的是西文的簡筆，以為可以瞞過患

者，但他沒有想到患者是可以懂西文的人，而且是可以學過醫學的呢。

師武漸漸噙咳定了，他就不待醫師的診斷，他自己的醫學智識早曉得他的病是已經入了膏肓，我就要去親近他，他總要拒絕我，好像深怕我受了他的傳染一樣。

他的體溫是增高着的，聽說他在前三天纔從南洋回來。他在南洋足足住了五六年之久，他在醫科大學的第三年上突然消聲匿跡地隱遁了的，原來纔是跑到南洋去了。他爲甚麼要跑到南洋，到南洋去又做了些甚麼事體，他都沒有對我明說。不過他對我告白了一段他自己的悲哀的情史，這對於他的數奇的運命上是一個解釋的關鍵。

原來師武也是一個舊式的婚姻制度的犧牲者。他在年少的時候就在國內早結了婚。不消說他是不能滿意的。他十八歲的時候到了日本，因爲結婚的失意，他有一個時候竟至自暴自棄起來，和一些魔性的女人生過不少次數的醜惡的關係。不幸的是他在那個時期中得了一次戴性下疳，兩邊的

鼠蹊部發生兩個極疼痛的腫瘍，這假如是稍有醫學智識的人，他立地可以斷定，這並不是梅毒的徵候。但是師武那時，他的醫學智識還是等於零的，他自己因為行檢不修，便深自疑慮起來，醫生便乘機詐騙他，說他是梅毒。這使他的精神便受了莫大的傷痕了。

他痛悔他自己的血液永遠不能澄清，他的一生之中永遠沒有再受純潔的愛情的資格了。他有時決心自殺，但又回過念頭來想把自己的殘軀永遠為社會服務。他因此纔決心學醫，他因此纔獻身地看護過一位病友，他因此纔構成了另外的一場悲劇。

我們同在大學預科一年的時候。我們有一位姓 C 的同學，得了肺結核的重病，死在東京的病院裏的。在 C 未死之前，一切醫藥費的徵求和看護的苦役都是師武一人替他擔負了的。他那時候的獻身的精神，我們同學的人提起，誰個都能夠感佩。但是師武自己之受了肺結核的傳染，怕也就是獻身精神的報償了。他的身體本很孱弱，在日本的時

期內還不曾表現過肺結核的徵候，據說是到了最近，纔吐起血來的。

他的獻身精神的報償還不止這一點

他在看護 C 君的時期內，據說那病院裏面有一位年青的看護婦和他生了愛情，這使他自己苦到不可思議的地步。他並不是因為他是結過婚的人不能再戀愛其他的女子，他是因為自己的血液受了污穢不能再受人的純潔的愛情。他終因為有那病毒的嫌疑，便把那女子的愛情拒絕了，不怕他也是十分愛她，就是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也不想離開她的。

那女子受了他的拒絕，沒有十分了解得他的苦心便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永遠離開了日本，聽說是跑到南洋去服務去了。

這還是師武在未進醫科大學以前的事情，他當時雖然悲哀，但也無法救濟。他自己只覺得自己的罪孽深重，只想一心一意預備着消滅自己的罪愆完全泯沒了自己的要求。他視學醫為獻身的手段，所以他對於醫學也非常熱心。他在學校裏的成

績是出類拔萃的，日本人的同學和先生們都極口稱讚他，說他是“稀有的俊才。”但想不到他剛剛學滿兩年，便突然遁逃了。

他的遁逃的原因，到五六年後，我們久別重逢的這一次纔對我說了出來。

他說，他是讀了一部花柳病學，並且在臨床上也有了些經驗，證明了自己從前所得的那一次的隱病的確是軟性下疳而不是梅毒。他活活受了醫生的欺騙，害他痛悔了五年；犧牲了自己的不少的精神和氣力，而且同時還犧牲了一位純潔的崇高的少女。

幾年來泯沒了的自我到這時候抬起頭來，他對於那少女的愛情和謝意，以拔山倒海的力量來傾盪着他，他因此受着逼迫便不能不跑到南洋去追尋她的蹤跡了。

他的話斷斷續續地說到了這兒，以下他便不能再說了。他說話的時候，時而激昂，時而低抑，時而在眼中迸出怒火，時而又流起眼淚來。他的精神的變化太過於激劇了，他說話的間雖還不上二

十分鐘，但他的倦態是十分明顯的。因此我也不敢過於糾纏他，連他在南洋曾經有否會見他的愛人，他的愛人是甚麼名字，我都沒有問及。

他閉着眼睛在床上靜養了一會，最後他從枕下取出一捲函件來：

——這是她有一個時候，半年間寫給我的一些信。我是寶貴得甚麼似的。但我現在不得不和牠們永別了。我回到中國來並沒有甚麼意思，只是想拜託一位可信仰的友人替我把我愛人的生命永遠留傳下去。我雖然不能如像但丁一樣，由我自己使我的愛人永生，但我也心滿意足了。

他這樣說着便把那捲函件交給我。他說，他在南洋的時候便早知道我在上海，並且拋棄了醫學，在從事於文藝的創作了。他此次回上海便是特地爲找我而來，他要叫我把他愛人的事情來做成詩或者小說。他說，他恨他精神不濟，不能詳細地追溯他的往事，但這些事情是文學家可以自由想像得出的，所以他也不必多所囑舌了。他還說，大槪的歷史在愛人的信中是可以尋出線索來的。

~~~~~

落 葉

●

當晚我受了他的重託之後，本想留在院裏陪伴他，是他執意不肯。他說，他自己便是作了這麼一次無意義的犧牲。他不願使他的朋友再受他的傳染。我們對於病人只有使他心安意適，便是最良的療法。我轉不過他的執意，當晚坐到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，也只得告辭走了。

但是誰曉得我們那一夜的重逢，却纔成了永別呢！

我的朋友洪師武君，他就在第二天的午前六時永逝的，我十點鐘光景到院去看他的時候，他的精神已經離開了他的軀體了。聽說他死的時候，只連連叫着

——Kikuko! Kikuko!……

的聲音，這本是一個日本女人的名字，寫成漢字來是“菊子”，大約這就是他的愛人的名字罷。他愛人的信雖然有四十一封，但沒有一封是有上下款的。

師武死後轉瞬也就過了一週年，我幾次想把他和菊子姑娘的悲劇寫成一篇小說，但終嫌才具短少，表達不出來。

菊子姑娘的四十一封信，我讀了又讀，不知道讀了多少遍了，讀每一次總要受一次新穎的感發，我無論讀歐美的那一位名家的傑作，我自己誠實也告白，實在沒有感受過這樣深刻的銘感的。菊子姑娘的純情的，熱烈的，一點也不加修飾的文章，我覺得每篇都是絕好的詩。她是純任着自己一顆赤裸裸的心在紙上跳躍着的。要表現菊子姑娘，除菊子姑娘自己的文章外，還有第二個更好的表現嗎？

我悔我費了一年的尋思，只是在暗中摸索，我現在把我做小說的計畫完全全拋棄了。我一字不易地把菊子姑娘的四十一封信翻譯成了中文，我相信過細讀了這一部信扎的人可以信我上面的批評不是過分，而菊子姑娘的精神在我們有文字存在着的時候，是永遠不會死的。

文藝畢竟是生活的表現，有菊子姑娘那一段真摯的生活，所以纔有這四十一封的真摯的文章，我們把他人的生活借用來矯揉造作地做文的人，真確可以休息一忽了。

菊子姑娘的信我現在把牠們真集在這兒，有些殘缺了的我聽牠殘缺，有些地方或者不免冗長的，但我因為不忍割愛，所以我也沒有加以刪改，我因為第一信上菊子的一首俳句中有“落葉”的字樣，所以我把全部定名為落葉 我相信我這種編法是至上的表現，我相信洪師武君的精靈是不會埋怨我的。

民國十四年四月二日

第 三 九 月七日夜

“Yuku Mizu ni Mi-o makasetaru Ochiba  
kana”

(委身於逝水的落葉呀!)

我摯愛的摯愛的哥哥。這是我借託來詠我自己的一首俳句呢。當我的身子靠在船窗上凝視着颯着白波前進着的船頭，向着房州的海水告着可憐的別離的時候，我覺得好像一生一世便要從你離開了的一樣呀。

~~~~~  
靜 案

天空是高朗的，一覽是濃藍色的清明。我想着從明天起又不得不回到這苦難的地方，空虛而百忙的操心的生活又要展開在眼前，我真是不想回來的了。深心中鎖着輕淡的憂愁，忍着迫在目前的離別的悲淚，我要想把在兩三日後便要動身遠去的哥哥，緊緊地緊緊地按着，無論到什麼時候，無論到甚麼時候，都不放手的呀。無論到甚麼時候，無論到甚麼時候，都想把你作為自己的東西，緊握着的呀。啊，但是……現在你是遠遠地遠遠地遠遠地別離了，把我一人孤寂地留在這兒。這可不是我的一生的象徵嗎？我一想念起來便想死去。趁着現在還沒有遇着甚麼悲哀，甚麼辛苦，甚麼慘難的時候，早早死去。但是這是謊話呢，我知道你決不會是做出那樣事情的那樣的人，所以我也就安心終竟和你別離了。我們兩人一個向左，一個向右，兩都默默無言地便分別了之後，我在電車中失悔起來：爲甚麼竟那樣默默地分別了呢？一回來之後，立刻就往你的寓所去來，但不幸沒有遇着。我又回來之後，一個人步到闊別了的岑寂的露臺（四層

樓)，萬千的燈火透過暗淡的夜空放着寒光，有的像含着眼淚的大眼，有的又好像在深深的霧海中待要沉滅的遠灘的漁火，有的像孤寂地沉在憂思之中瞬着眼睛在嘆息甚麼，有的——只有一朵——像悲哀的人煩惱着的赤心一樣……我凝視着這朵燈火，想着你明天便要離開這個都城，我們要到明年纔能相會；想着你要去的地方定然也是燈火明麗的都城，但那兒也許有許多操心的煩惱的問題在等待着你。想到這些，心裏便漲溢起來好像要破的一樣。虔誠地向着上帝祈禱着回到室裏被同事的人說出許多話來，真是不快。一人獨居的時候，心裏比較聖潔，能够返觀，一遇着俗友便不行了。凡能把一切的弱點，秘密，失敗，一切都能披瀝的友人，真個是貴重的貴重的珍寶。和這樣的友人或者自己一人祈禱的時候，自己的心最能聖化呢。哥哥，你請也祈禱罷！